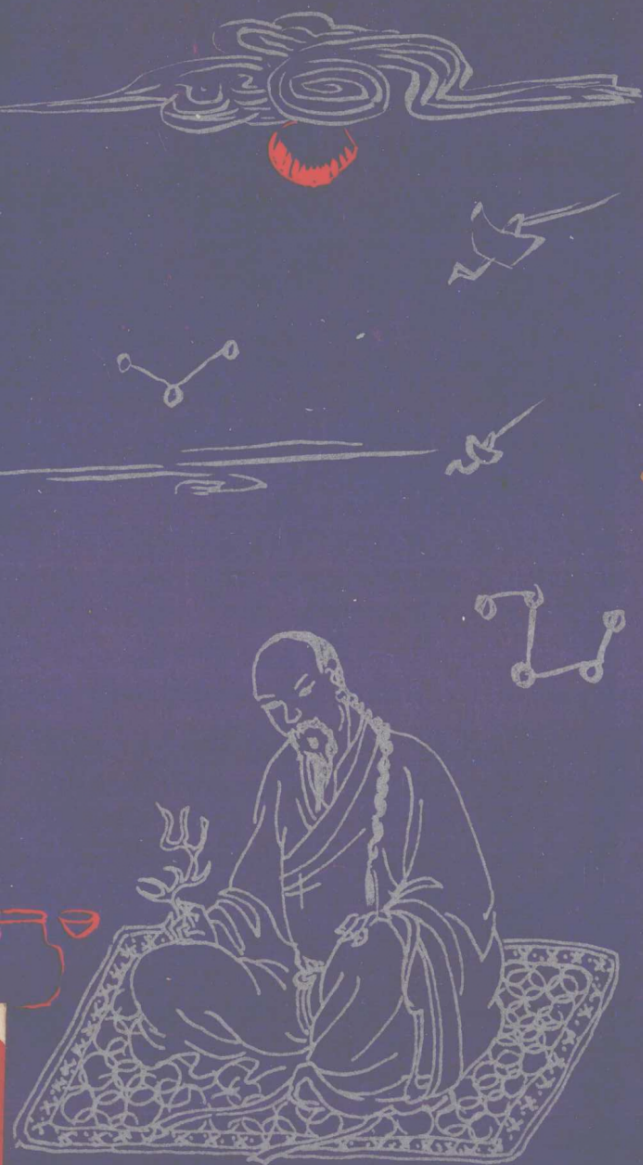


夜读文化精品系列

明清笔记小说三六五



京新登字第173号

明清笔记小说三六五

轻舟 郭力弓 主编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9.5印张 400千字

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49-878-6/G·350 定价: 8.50元

152. 聂政

河南沁阳的潞王，昏庸腐朽，常常到民间去，看到一个美丽的妇女，就要强行夺去。有一个王秀才的妻子，被潞王看见了，便打发车马径直到他家里去接，王妻号哭着不从，被强行拉进轿内抬走了。王逃到外边，躲到聂政的坟旁，希望妻子经过那里时，能够远远地跟她告个别。不久，妻子来了，望见了丈夫，趴到地上大哭不止，王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，不由得也痛哭失声起来。潞王的侍从，知道他就是王秀才，就把他抓起来，准备鞭打一顿。忽然一个汉子从坟墓中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雪亮的刀子，气派很威严、很勇猛，大声喝道：“我是聂政！怎么能强占良家的妇女！姑念你们身不由己，暂且饶了你们。请带个信给你那个荒淫的潞王：如果再不改变作风，不久便要砍掉他的脑袋。”大家都吓了一大跳，丢下车子便走了，那汉子钻进坟墓中，也不见了。夫妻叩拜了坟墓回去了，还担心潞王再来。过了十几天，竟然没有消息，心里才安定下来。潞王从此也稍微收敛一些，没有那样滥施淫威了。

异史氏说：“我读《刺客传》，只佩服生长在积深井里的聂政，他挺身而出，报答知己，有豫让的义气；光天化日，屠杀卿相，有专诸的勇敢；刺坏自己的面孔，不连累自己的骨肉，有曹沫的智谋。至于荆轲，既没有刺杀残暴无道的秦始皇的智力，让他扯断衣襟便走了，以致自取杀身之祸，轻易地借了樊将军的脑袋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偿还那笔债务。这是千古以来人们所痛恨的，也是聂政所嗤笑的。从野史上看

到，荆轲的坟，被羊家、左家的先人掘了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么他活着的时候，没有成名，死了以后，仍然不义，比起聂政抱着义愤，惩治荒淫，为人的好坏，又怎么样呢？唉！聂政的贤能，从这件事看来，更加可信了。”

《聊斋志异·卷六》

153. 八 大 王

在甘肃临洮，有个姓冯的书生，是尊贵人家的后代，但现在已经没落了。有一个捉鳖的欠了他的债，没有力量偿还，便将捉到的鳖送给他。有一天，送来一只很大的鳖，额上长着白点点，冯觉得鳖的样子很奇特，便把它放了。

后来，冯从女婿家里回来，走到恒河边，天已经快黑了，看到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人，带着两三个小厮，颠颠簸簸地走了来，远远地看到了冯，便问：“哪一个？”冯随便答应一句：“过路的人。”那醉汉生着气说：“难道没有姓名吗？为什么要说是过路的呢？”冯正要急着赶路，没有加以理会，径直走过去了。那醉汉更加生气了，抓住他的衣袖不让他走，一股酒气冲了过来，冯更加难以忍受了，但竭力挣扎也挣不脱，便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像梦呓似的回答说：“我是南部的老令尹，你要怎么样？”冯说：“世间竟然有这样的令尹，真是世间的耻辱。幸好是旧令尹，要是新令尹，不是要把路上的行人都杀光吗？”那醉汉愤怒极了，看样子要动武了，冯便大声地说：“我冯某并不是随便让人来打的！”那醉汉听了，把愤怒变为高兴，跌跌撞撞的拜倒在地，说：“原来是我的恩公，

请恕我的唐突之罪！”便站起来对他的侍从说：“你先回去办饭。”冯再三婉辞，也不答应。手拉着手走了好几里路，看到一个小小的村庄，走了进去，只见走廊房舍都很华丽，像一个富贵人家。那醉汉的酒醒了，冯才询问他的姓名，他说：“说出来你可不要害怕呀，我是洮水的八大王。刚才西山的仙童请我喝两杯，不觉喝多了一点，冒犯了尊颜，的确很惭愧、很惶恐。”冯知道他是一个妖怪，因为他说得很诚恳，也就不怕了。不久，摆上了丰盛的筵席，便敦促冯入坐，彼此非常高兴。八大王最豪爽，一连干了好几杯。冯担心他又喝醉了，再来纠缠，便假装喝醉了，要求去睡觉。八大王已经领悟到他的意思，笑着说：“你是不是怕我发酒颠啊？请不要过虑。说是醉汉没有酒德，过一夜便记不得了，那是骗人的。酒徒们之所以不讲品德，故意装疯的十有九个。我虽然不能与大家并列，但决不敢向长者们耍无赖，为何要这样拒绝我的请求呢？”冯于是又坐到席位上来，非常严肃地向他提出批评说：“你自己已经知道没有酒德是不好的，怎么不改变作风呢？”八大王说：“老夫做令尹的时候，比今天还要嗜酒无度。自从触怒上帝，谪到这个小岛上来，尽力不走老路已经十多年了。如今快要死了，落拓潦倒，无所作为，以致故态重萌，我自己也难以理解。现在，我一定遵命领教就是。”正在倾心畅谈，不觉远处的钟声响了。八大王站了起来，握着冯的臂膀说：“相聚的时间不长了。我有一件东西，姑且拿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。但这个东西，不宜长期佩在身上，满足了愿望以后，希望能退还给我。”便从口中吐出一个小人来，仅仅只有寸把高，又用指甲掐着冯的臂膀，痛得皮肤都要裂开了一样，赶紧把那个小人按到上面，放开手便进入皮肤里面去了，指甲的痕

迹还在，慢慢的长出一个包来。冯吃惊地问他，他却笑而不答。只说：“你应该走了。”送了冯出来，八大王便自己回去了。回头一看，村庄房屋全消失了，只有一个大鳖，爬到水边就沉下去了。

冯惊愕了很久，想到自己所得到的，一定是鳖送的宝贝。从此他的眼睛最亮，凡是有珠宝的地方，哪怕深入黄泉之下，都能看得清楚，就是从来不认识的东西，也能随口喊出它的名字来。在自己的寝室里，掘出成串的钱好几百，用度很充裕。后来有个出卖旧房子的，冯看到那屋子底下埋藏着很多的钱，便出了高价买了下来，因此，他家的财产，可以跟王公大人相等了。什么翡翠珠宝，他家里都有。还得到一块宝镜，背面有个凤形的纽带，周围画着云霞烟水中的湘妃，光线射到一里之外，连人的须眉都照得一清二楚。佳人拿来一照，便把影子留在上面，就是磨也磨不掉；如果换一身妆束再去照，或者另外换一个美人去照，前面所照的那个影子就会自然消失。这时肃王府的三公主长得非常漂亮，冯素来仰慕她的美名。适逢公主游览崆峒，冯便隐伏在山中，等到她一下轿，便照了她的像回来，放在桌子上。仔细一看，只见那美人在里面，拈着手帕微笑着，小嘴像在说，眼波像在动，非常高兴地把它藏在家里。

过了一年多，被她妻子泄露出去了，传到了肃王府。肃王大怒，把镜子没收了，准备要问斩。冯向宦官行了一笔大的贿赂，要他对肃王说：“如果能够赦免他，世界上最好的宝贝，也是不难得到的。不然，不过是一死了之，对王爷来说，有什么好处呢？”肃王想抄没他的家产，充军到边疆去。三公主说：“他已经偷看了我，就是死也洗刷不了这个耻辱，不如

嫁给他吧。”肃王不答应，公主关着门，不肯吃东西，王妃非常忧虑，极力说服肃王，王爷这才释放了他，并要宦官把招赘的意思告诉他。冯拒绝说：“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宁可死也不敢奉命。王爷如果让我自己来赎罪，就是倾家荡产也是心甘情愿的。”王爷非常气愤，又把他逮捕起来。王妃把冯的妻子召进宫里，打算毒死她。一见面，冯妻便拿了一个珊瑚镜台献给她，词意温厚凄恻。王妃很喜欢她；要她去参拜公主，公主也很喜欢她，并结拜为姊妹，转而要她去开导冯。冯对妻子说：“王侯的女儿，是不能够看谁先谁后来决定谁是嫡亲谁是妾的啊。”妻不听，回去就把聘礼送到王府里，送礼物的都有千把人。珍石宝玉之类，连王侯家里也叫不出名字来。肃王十分高兴，把冯放了回来，让公主下嫁给他。公主仍然把那面镜子揣在怀里带了来。

一天晚上，冯一个人睡在那里，梦见八大王昂然进来，说：“我送给你那个东西，请还给我吧。如果佩久了，会耗散人的精血，损害人的寿命的。”冯答应了他，立即留他畅饮几杯。八大王辞谢说：“自从听到你那药石般的规劝，戒了酒，已经三年了。”于是咬着冯的臂膀，痛得很厉害便醒来了。一看，那个硬的肿块完全消失了。从这以后，也就跟普通人一样了。

异史氏说：“醒的时候像人，醉的时候像鳖，这是酒徒们的大概情况。但鳖虽然天天习惯于喝酒，发了酒疯也没有忘记别人的恩德，也不敢在长者面前失礼，鳖不是远远地超过人了吗？至于某甲那种人，清醒时既不像人，烂醉时又不如鳖。古人有以龟为镜子的，我们何不拿鳖来作镜子呢？于是作《酒人赋》，赋云：

有一种东西，可以陶性情，适口腹；喝了它，就昏昏腾

腾，它的名字叫做‘酒’。名目繁多，功绩卓著：用它来欢宴贵宾，用它邀请亲友，或促膝而为欢，或交杯而成偶。有的称它做钓诗的钩子，有的把它当扫愁的扫帚。所以曲生是骚人的金兰之友，醉乡是愁者的逋逃之薮。高筑糟丘之台，难忘鸱夷之功。淳于髡能饮一石，王学士号称五斗。可见酒本来因人而传，不料人却要因酒而丑。至于孟嘉的帽落龙山，刘伶的锺随车后，山简的接翼倒着，陶潜的葛巾漉酒。在美人的旁边酣睡，人们知道他是出于无心；在墨汁的中间浸头，自己还说是下笔有神。珥玉的大臣，竟被缚于槽边；乘船的高士，也酣卧于井心。甚至像鳖一样囚禁起来，仍然玩世不恭；也不像狼一样奔窜出去，总是害物不仁。

当那雨宵雪夜，月旦花晨，微尘不起，清风不兴，旧友在坐，名妓谈心，履舄交错，兰麝香喷，披风抹月，浅斟低吟；奏一曲清商，抒满腔悲愤。谈笑则天花乱坠，吟咏则掷地金声。纵使陶然大醉，也是美哉斯人。果能如此，就是一天一醉，不妨三沐三薰，亦圣贤之所许，岂名教之所嗔？

若乃一片嘈杂，毫无风韵；几句俚词，有碍视听。四坐喧哗，争行酒令；一言齟齬，便动拳经。伸起脖子，攢起眉心，不甘领罚，苦若饮鸩；摔了杯盘，敲着板凳，倾倒剩酒，吹灭残灯。葡萄美酒，泼掉不论；翡翠明珠，击碎何忍？只发酒疯，不管觞政。这样的情怀，真不如戒饮。

还有的人酒满肠胃，大醉酩酊；反说主人，过于吝啬。坐下来不想走，干了杯又不行。醉汉胡言，酒客无品。甚而酒一喝，气就粗；翘着下巴，捋着髭须；裸露着双臂，跳跃着两足。衣上呕满了酒肴，脸上涂满了尘土；口狺狺像狗叫，发蓬蓬若奴仆，吁地呼天，像李贺快呕出了肝肠；扬手掷足，像

苏相被撕裂于牛车。即使是吞吐莲花，也难用言语来形容；影取华灯，不能用丹青来描图。父母来了，难免受到侮辱；妻子回去，还要尽力招拂。就是老子的好友，不堪骂坐的灌夫，委婉加以劝戒，冥顽难以理喻。这种人叫做‘酒凶’，实在不可救药。只有一个办法，可以惩治其恶。拿着绳子，绑起他的手脚；拿起棒子，莫打他的脑壳，只打他的臀部，叫他认识过错。连打百多下，看他清醒么！

《聊斋志异·卷六》

154. 戏 缢

同县某某，轻佻无赖，偶然到村子外面去游览，看到一个少妇乘了一辆马车来，便对同来游览的人说：“我可以叫她发笑。”大家不相信，相约如果她真笑了，大家就办一桌酒席请他的客，否则，就要他请大家的酒。他突然走到那个少妇的马前，连声大叫道：“我要死！”便在墙头上抽来一根高粱杆子，横起来只有尺把长；解下一根带子挂到上面，伸起脖子，作出要上吊自杀的态势，那少妇经过那里的时候，果然笑了一声，逗得大家也笑起来。可那少妇已经走远了，他还在那里没有动，大家更加笑了。走拢去一看，只见他伸出了舌头，闭上了眼睛，真的断了气了。

用一根高粱杆子来上吊，居然吊死了，难道不奇怪吗？这也可以让那些泼皮无赖，引为鉴戒啊。

《聊斋志异·卷六》

155. 二 商

山东莒县有个姓商的两兄弟，哥哥非常富有，而弟弟却很穷困，两人隔墙而居。康熙年间，发生大灾荒。弟家早晚两餐都无法维持。一天快到中午，还未生火做饭，老二饿着走去走来，无计可施，其妻叫他去向大哥求告，老二说：“去也无益，大哥若可怜我们困难，应当早就拿出办法来了。”妻子坚决要他去借，他就叫儿子去了。不一会儿子空着手回家了。商老二说：“怎么样？”妻子详细问儿子阿伯是怎么说的。儿子说：“伯伯踌躇地望着伯母，伯母对我说：‘兄弟分家了，各人有饭各人吃，谁还能照顾别人呀！’”商老二夫妻相对无言，只得拿几件破烂家具换些糠粃充饥。

乡中有几个无赖见商老大家中富有，夜间爬墙进屋。老大夫妻惊醒了，敲着脸盆大声呼救，邻居埋怨他们吝啬，谁也不去援救。不得已赶忙喊老二帮忙，老二听到嫂嫂呼声要去援救，其妻不答应，大声对嫂嫂说：“兄弟分家了，各人有祸各人受，谁还能帮得了别人呀！”一会，强盗打破了大门，抓住了商老大夫妇，用烧红的烙铁烙他们。两人疼得凄惨地大叫。老二说：“他们固然不讲情义，我怎能看着哥哥被人害死而不救呢！”便带着儿子爬墙而入，大声喊叫。商老二父子武艺精强，人们向来害怕，更怕再引来别人援救，一个个吓跑了。老二看见兄嫂二人两腿都烧焦了，把他们扶到床上，把丫环仆人招集来，才回家去。

商老大虽受了伤，但钱财并未受损失，对妻子说：“剩下这些钱物，都是亏得兄弟帮忙，应当分些给他家。”他老婆却

说：“你若有好兄弟，就不会受这个苦了。”老大被堵得无话可说。老二家绝粮了，认为哥哥必定会报答他的援救，可是很久不见动静。妻子等不及了，叫儿子提着口袋去借粮食，仅仅借来一斗小米。妻子嫌少想叫儿子退回去，被老二制止住了。

过了两个月，老二家贫穷得更无法支持了。老二对老婆说：“现在已是无法活下去了。不如把房子卖给哥哥，哥哥怕我们搬到别处，也许会不要房契而给些救济也说不定呢？即使不给救济，房子卖得十多两银子，我们也可活下去了。”妻子也觉有理，派儿子拿着房契去找老大。商老大和妻子商量说：“弟弟即使不仁义，到底还是自己的手足，他们搬走后我们会更孤单无助，不如退回房契而给他们一些救济。”其妻说：“不对，他说要走，是要挟我们，如照你的意见，就正好中了他的计谋。难道世间没有兄弟的人都得死吗？我们把围墙筑高一些，自然也就安全了，不如留下老二的房契，听凭他们搬到别处去，也可让我们的房子宽敞一些。”二人商定后，叫老二在房契的末尾签上名，给了房钱。老二从此搬到邻村去了。

乡中那些流氓无赖，听说商老二搬了家，又打进商老大的家，又抓住老大，粗棒子细条子都用上了，惨毒非常，老大交出了所有金资，才保全了性命。强盗临走时，打开老大的粮仓，叫村中的穷人随意拿取，顷刻间就把粮分光了。商老二第二天才听到消息，等他跑来看望，商老大已经神志不清，连话都不能说了，他睁开眼睛，看见弟弟，痛苦得双手在床席上乱抓，不一会就死了。

商老二气愤地向县太爷告状。为首的强盗已经逃跑，抓

不回来，抢粮的一百多人都是村中的穷人，官府也莫可奈何。

商老大留下一个小儿子，才五岁。家里破落以后，经常自己跑到叔叔家，几天不回去。要送他回家，他就不停地哭。老二的妻子常不给侄儿好脸色看。老二说：“他父亲不仁义，他有什么罪呀！”于是买上几个馒头，把他送回家。过了几天，又躲开妻子，背一斗小米给嫂嫂哺养侄儿。老二经常这样做，直到嫂嫂卖了房子和田地，嫂侄二人能够维持生活才不常到侄儿家去。

过了些年，又闹大饥荒，路上到处有死人。商老二家口比以前多了，已无力照顾别人。侄儿虽长到十五岁，但身体瘦弱不能做体力活。商老二让侄儿提着篮子跟着儿子一道卖烧饼。一天晚上老二梦见哥哥来了，面容凄惨悲戚地说：“我被我老婆的鬼话迷住了心眼，丧失了手足的情义，贤弟不计较从前的嫌隙，真使我羞愧。你嫂卖掉的那所旧房子，现在仍空着，快租着住下。屋后那堆蓬草下面藏着一窖银子，挖出来可以发笔小财。就让那生得瘦弱的孩子跟着你，我恨死了你那长舌的嫂子，你不要管她。”商老二醒来，很觉奇怪。给了房主很高的房租，才住了进去。果然挖出了五百两银子。从此不再做小买卖，叫儿子同侄儿在街上开个店铺。侄儿非常聪明，记帐算帐从不出差错，做人也很诚实，一文钱的收支都告诉叔叔，商老二对侄儿更喜欢了。

一天，侄儿哭着求叔叔给妈一点小米，老二的妻子不想给，商老二想到侄儿的孝心，按月支给侄儿一些钱粮。几年以后，家里更富裕了。商老大之妻得病死了，商老二也老了，便和侄儿分开过日子，把家产的一半给了侄儿。

异史氏说：“听说商老大从不占别人丝毫的便宜，实在也

是一个洁身自好的正直人。但他唯妻言是听，糊涂到一句话都不敢说，对骨肉兄弟冷漠无情，终因吝啬而死。唉！这又何足为怪呢！商老二开始很贫穷，后来却变为富有，他的为人又有何长处呢？就是不那么听老婆的话罢了。唉！人们在这方面做法不同，人品之高下就分出来了。

《聊斋志异·卷七》

156. 郭 秀 才

广东有个姓郭的读书人，黄昏时从友人家回去，在山中迷了路，闯入了草莽荆棘之中。夜晚九点来钟时，听见山头有谈笑声，赶忙跑过去，只见十多人席地饮酒。他们望见郭生，大家抢着说：“席上正少了一个客人，妙极了！”郭生落坐后，看见在坐的有一半人都戴着儒巾，就请求他们指引回家的路。一个人笑着说：“您真有些酸里酸气，丢下这美好的明月不去欣赏，还问什么道路。”马上飞快地递上一杯酒来。郭生拿来喝了，芬芳扑鼻，一吸就干了。又一人拿着酒壶向杯中添酒。郭生向来善饮，又很快喝干了，一举手间就喝了十来杯。众人极口称赞着说：“痛快呀！真是好朋友！”郭生豪放通达爱开玩笑，善学各种鸟叫，叫得都像真的一样。他离开坐位去解小便，暗中学作“呢喃”的燕子声，大家惊疑地说：“半夜的山头上那来的燕子呢？”又学杜鹃啼声，大家更感惊疑。郭生坐下，笑着不说话。正当大家纷纷议论时，郭转过头装作鸚鵡叫着说：“郭秀才喝醉了，快送他回去！”大家吃惊地认真听下去，却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过了一会，鸚

鵲又叫了。后来终于想到是郭生开玩笑，众人才大笑起来。都撮起嘴巴跟他学鸟鸣，竟没有一个学得像的。

有个人说：“可惜青娘子没有来。”又一人说：“中秋晚上我们还到此聚会，希望郭先生一定来参加。”郭生恭敬地答应了。一个人站起来说：“客人拿出了出色的艺技招待我们，我们也献上踏肩之技招待他好吗？”于是大家喧闹地站了起来，提议的人挺身直立，随即有一个人飞身站在那人的肩膀上，也笔直地站着，叠着站下四人以后，后边人再不能飞身登上了，便攀着肩膀踏着手臂像登楼梯一样登上去。十多个人顷刻之间都上去了，从下望去就像通到了九霄云里，郭生正吃惊地望着人梯，人梯笔直地倒在地上，化作一条又直又长的大路。郭生惊骇地站了好一会，沿着这条路回到了家里。

第二天，郭生肚子痛得很厉害，小便像铜绿色，把粪池都染成铜绿色，而且不带尿骚气。过了三天才恢复正常。郭生跑到那天晚上喝酒的地方查看，只见菜肴与骨头抛洒满地，四周都是树丛茅草，根本没有道路。到了中秋那天，郭生想去赴约，朋友们把他劝止了。假如郭生大着胆子再去见上青娘子一面，一定能看到更多奇怪而有趣的事情，可惜他到那时思想动摇了。

《聊斋志异·卷七》

157. 桔 树

陕西刘公在福建兴化做县令，有个道士送来一个盆景，刘公瞧了一下，盆中的小桔树只有指头这么粗，便不肯收这个

礼物。刘公有个小女儿，才六七岁，刚好过生日。道士说：“这一桔树不值得您清雅地观赏，姑且用以祝女公子多福多寿罢。”刘公才欣然接受了。小女孩一见桔树，高兴得如获珍宝，把它放在闺房里，早晚给它施肥浇水捉虫，惟恐让它受了损伤。当刘公任期已满时，桔树已经长得有一把粗细了。并且开始挂果了。要离开兴化，精简行装时，家人因桔树很累赘，打算丢下不管，女孩抱着桔树撒娇哭闹。家人骗她说：“我们这是临时离开，将来还要回来的。”女孩相信了，才不再哭泣。但又怕别人把桔树背跑了，一定要看着家人移栽在台阶下面才离开。

这女子后来嫁给一个姓庄的书生，庄生考取了丙戌科进士，也当了兴化县令，当了夫人的刘女高兴极了。暗想一晃十多年了，不知桔树还在不在。到了县衙，只见桔树已长得又高又大，桔子密密层层结了上千颗。夫人向衙门的老差役询问桔树生长的情况，他们说：“刘公走后，桔树长得很茂盛，但不挂果，这是桔树第一次结桔子。”夫人更奇怪了。庄县令就任三年，三年都结满了桔子。到第四年，桔树憔悴起来，很少开花，夫人说：“您这县令当不久了。”到秋天，果然解任了。

异史氏说：“这桔树和刘女大概有一种缘分吧？这种机缘真巧得厉害，它多结果就像感恩，它不愿开花像伤别。树尚这样，何况人呢？”

158. 镜 听

山东益都郑家兄弟两个都是书生。大郑出名早，父母亲特别喜欢他，而且还牵扯到大媳妇也受优待。二郑贫困潦倒，不很得父母喜欢，于是也讨厌二媳妇，不以正常礼数待她。脸色的冷热很鲜明，二媳妇心里很不痛快。她常对二郑说：“你和大哥都是男子汉，怎么就不能给老婆争一口气呢？”生气不同二郑同床，二郑因此发愤读书，劳心苦思钻研问题，也就有了些名声。父母亲也稍稍态度好了一些，但终究比对哥哥差一点。

二媳妇对丈夫成名的期望非常殷切，第二年科考，她在除夕晚上听镜以卜二郑能否考中。只听到有两人好玩地互相推让说：“你也去凉快凉快。”二媳妇回到房里，感到从话中听不出丈夫考试成败来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

科考完以后，两兄弟都回来了。当时天气还很热。妯娌二人在厨房给种田的人做饭，热得十分难受。忽然有一个骑马报喜的到郑家来了，通报说大郑考中了，婆婆进厨房叫大媳妇说：“老大考中了秀才，你可以出去凉快凉快。”二媳妇心里气得冒火，一边做饭一边哭泣，一会又有人通报二郑考中的消息，二媳妇用力把杆面杖一丢，站起来说：“我也出去凉快凉快！”这时心中感情激动，未经考虑话就冲口说出了。过后回头一想，才知道那回镜听真灵得很呢。

异史氏说：“贫穷落魄时父母也不当儿子看，这也是有原因的呀！家庭父子之间本来不应该争吵呕气的，但二郑的妻子能刺激丈夫发奋读书，也和那些抱怨父母偏心，而无赖撒

泼的妇女作风大不一样。她因丈夫科考成功，丢下杆面杖去歇凉，真是从古以来的痛快事情。”

《聊斋志异·卷七》

159. 金 姑 夫

会稽有座梅姑庙。梅姑神姓马，在东莞聚族而居，还没出嫁丈夫就死了。于是立志守节，三十岁就死了。族人立庙纪念她，称为梅姑。

丙申年间，上虞一个姓金的书生赶考路过这里，在庙前徘徊了一阵，对梅姑神动了念头。当晚梦见一个婢女，传达梅姑的命令请他。他跟着走进庙中，见梅姑站在屋檐下等他，笑着说：“承君爱怜惠顾，确实叫我十分依恋。如不嫌粗拙丑陋，情愿嫁作您的妻子。”金生顺口答应了。梅姑送他说：“您暂去应考，等座位落成时，我会来接您。”醒来后心里很不痛快。这天晚上，居民梦见梅姑说：“上虞金生现在成了我的丈夫，应该给他塑个神像。”村民互相查问，原来大家都做了个同样的梦，族长恐玷辱了神的贞节，因此不肯答应，不久全家都害病了。非常害怕，便在梅姑的左边塑了一个金生的像。像塑成后，金生告诉妻子说：“梅姑接我来了。”把衣帽穿戴好就死了。金生妻子痛恨梅姑，跑进庙里指着梅姑骂了许多难听的话，又登上神座给梅姑神像几个耳光，才恨恨地离开了。现在马家的人还叫金生神像为金姑夫。

异史氏说：“梅姑没有出嫁就守节，总不能说她不贞节。做了几百年鬼后却改变了节操，怎么会这么无耻呢？大概贞